



梁谿漫志卷第四

宋 費 袞補之著

東坡教人讀檀弓

東坡教人讀檀弓黃山谷謹守其言傳之後學檀弓誠文章之模範凡爲文紀事常患意晦而辭不達語雖蔓衍而終不能發明惟檀弓或有數句書一事或有三句書一事至有二句而書一事者語極簡而味長事不相涉而意脉貫穿經緯錯綜成自然之文此所以爲可法也

東坡識任德翁

蜀人任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雄鄉里兄弟皆從老蘇游東坡所謂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者其後在京師有哭遵聖詩云老任况豪俊先子推輩行又云平生惟一子抱負珠在掌見之齟齬中已有食牛量其子後立朝果著大節卽德翁也東坡眼目高觀人於齟齬間已能如此

東坡西湖了官事

東坡鎮餘杭遇游西湖多令旌旗導從出錢塘門坡則

自湧金門從一二老兵泛舟絕湖而來飯於普安院徜徉靈應天竺閒以吏牘自隨至冷泉亭則据案剖決落筆如風雨分爭辨訟談笑而辦已乃與僚吏劇飲薄晚則乘馬以歸夾道燈火縱觀太守有老僧紹興末年九十餘幼在院爲蒼頭能言之當是時此老之豪氣逸韻可以想見也

東坡改和陶集引

東坡旣和淵明詩以寄穎濱使爲之引穎濱屬藁寄坡自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以下云嗟夫淵明隱居以

求志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也而才實拙若夫子瞻  
仕卒從官出長大州事業見于當世其剛信矣而豈淵  
明之才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  
老彭古之君子其取于人則然東坡命筆改云嗟夫淵  
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  
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  
榆之末景自托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  
出入進退猶可攷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  
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  
者

東坡教人作文寫字

葛延之在儋耳從東坡游甚熟坡嘗教之作文字云譬  
如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卻有一物可以攝得曰錢  
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者是錢今文章詞藻事實  
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爲文若能立意則古今所有

學海類編 三 言述  
翕然竝起皆赴吾用汝若曉得此便會作文字也又嘗  
教之學書云世人寫字每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  
則不然胸中有个天來大字世閒縱有極大字焉能過  
此從吾胸中天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惟吾所用若能  
了此便會作字也嘗爲作龜冠詩送其行葛以語胡蒼  
梧蒼梧爲記之此卽大匠誨人之妙法學者不可不知  
也

東坡謫居中勇於爲義

陸宣公謫忠州杜門謝客惟集藥方蓋出而與人交動

作言語之際皆足以招謗故公謹之後人得罪遷徙者  
多以此爲法至東坡則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輔爲廣  
中提刑東坡與之中外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諸軍闕  
營房散居市井窘急作過坡欲令作營屋二百閒又薦  
都監王約指使藍生同幹惠州納秋米六萬三千餘石  
漕符乃令五萬以上折納見錢坡以爲嶺南錢荒乞令  
人戶納錢與米竝從其便博羅大火坡以爲林令在式  
假不當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專牒令修復公宇倉庫  
仍約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橋坡以爲吏孱而胥橫必四

六分分了錢造成一座河樓橋乞選一健幹吏來了此事又與廣帥王敏仲書薦道士鄧守安令引蒲澗水入城免一城人飲鹹苦水春夏疾疫之患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爲恩怨而坡奮然行之不疑其勇於爲義如此謫居尙爾則立朝之際其可以死生禍福動之哉

東坡緣在東南

宋坡平時宦游多在淮浙閒其如通守餘杭後又爲守杭人樂其政而公樂其湖山嘗過壽星院恍然記若前

身游歷者其於是邦每有朱仲卿桐鄉之念謫居於黃凡五年移汝旣去黃夜行武昌山上回望東坡聞黃州鼓角淒然泣下賦詩云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尋上章乞居常州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疇唱皆以卜居陽羨爲言晚自儋北歸愛龍舒風土欲居焉乃令郡之隱士李惟熙買田以老已而得子由書言桑榆末景忍復離別遂欲北還穎昌作書與惟熙云然某緣在東南終當會合願君志之未易盡言也至儀真乃聞忌之者猶欲

學海類編 卷之五 言述  
攻擊遂不敢兄弟同居竟居毗陵以薨緣在東南之語  
乃爾明驗古之偉人自能前知所謂有開必先者不假  
數術也

東坡卜居陽羨

建中靖國元年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  
猶畏而不敢與之遊獨士人邵民瞻從學于坡坡亦喜  
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宅  
一所爲錢五百緡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新第旣得  
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一邨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

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  
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  
坡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家有一居相傳百年保  
守不敢動以至於我而吾子不肖遂舉以售諸人吾今  
日遷徙來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甯不痛心此吾之所  
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  
所得者也坡以再三慰撫徐謂之曰嫗之舊居乃我所  
售也不必深悲今當以是屋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  
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第竟不索其直坡自是遂

還毗陵不復買宅而借顧塘橋孫氏居暫憩焉是歲七月坡竟歿於借居前輩所爲類如此而世多不知獨吾州傳其事云

### 東坡嬾版

東坡北歸至儀真得暑疾止於毗陵顧塘橋孫氏之館氣凌上逆不能臥時晉陵邑大夫陸元光獲侍疾臥內輟所御嬾版以獻縱橫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爲便竟據是版而終後陸君子之子以屬蒼梧胡德輝爲之銘曰參沒易簣由殫結纓斃而得止匪死實生堂堂東

坡斯文棟梁以正就木猶不忍僵昔我邑長君先大夫侍聞夢奠啓手舉扶木君戚施匪屏匪几貽萬子孫無曰不祥之器

### 毗陵東坡祠堂記

東坡自黃移汝上書乞居常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唱和有云惠山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賣劍買牛我欲老殺鷄爲黍子來無又云雪芽我爲求陽羨乳水君應餉惠山晚自儋耳北還崎嶇萬里徑歸毗陵以歿蓋出處窮達



三十年間未嘗一日忘吾州者而郡無祠宇奠謁之所  
邦人以爲闕文乾道壬辰太守晁彊伯子健來始築祠  
于郡學之西塑東坡像其中又於士夫家廣摹畫像或  
朝服或野服列于壁間而晁侍郎公武爲之記其略云  
公武聞諸世父景迂生崇甯閒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  
是非人皆畏禍莫敢莊語公之葬也少公黃門銘其壙  
亦非實錄乃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  
壞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之斥逐出其遺意稱  
蔡確謗讟可赦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遷擢章子厚之賊

害忠良而謂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詆誣善類而云公嘗  
汲引之嗚呼若然則公之上清儲祥忠清粹德二碑及  
諸奏議著述皆誕謾與公武因子健之請伏自思念歲  
月滋久耆舊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言將零  
落不傳於是不敢以不能爲解而輒載其事惟公當元  
祐時起於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章蔡  
竄朋黨於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爵而公獨  
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昔陳仲弓送中  
常侍父之葬非以爲賢從者詈楚公子曰隸也不力非

學海類編  
以爲不肖皆有爲而發豈少公之意或出於此非耶後  
世不知其然惟斯言是信則爲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  
迂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異日網羅舊聞者有考記成  
彊伯刻石爲二碑一置之郡齋一置之陽羨觀靈洞用  
杜元凱之法蓋欲俱傳不朽其措意甚美然東坡公之  
名節固自萬世不磨矣

武臣獻東坡啓

東坡帥定武有武臣狀極朴陋以啓事來獻坡讀之甚  
喜曰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問何者最爲佳句

端叔曰獨開一府收徐庾於幕中竝用五材走孫吳於  
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誰識之端叔笑謂坡曰視此  
郎眉宇閒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  
亦具眼矣卽爲具召之與語甚歡一府皆驚竹坡老人  
周少隱紫芝聞之李端叔嘗記其事

東坡戴笠

東坡在儋府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箬笠戴  
之著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羣吠竹坡周少  
隱有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便是牧羊奴應嫌朱

學海類編 卷四 九 言述  
絨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迹與公歸物外清風爲  
我襲庭隅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戴笠圖今時亦  
有畫此者然多俗筆也

### 東坡荔枝詩

東坡食荔枝詩有云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樵梨  
麤常疑上句似汎此老不應爾後見習閩廣者云自福  
州古田縣海口鎮至于海南凡岸上木松檜之外悉雜  
植荔子取其枝葉蔭覆彌望不絕此所以有伴松檜之  
語也

### 東坡用事對偶精切

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涌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  
而於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張子野買妾詩  
全用張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  
詩用古戰場日五色皆當家事殆如天成徐君猷孟亨  
之皆不飲作詩戲之用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  
全語以爲對其通守餘杭日答高麗使私覲狀云歸時  
事於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  
事非外夷使者致饋之故實乎

退之東坡用先後語

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朋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後之義練塘洪慶善吏部興祖引前漢志云見神於先後宛若其注云兄弟妻關中呼爲先後予觀東坡徐州謝上表云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蓋不知其亦出於此者也

東坡文效唐體

東坡之文浩如河漢濤瀾奔放豈區區束縛於隄防者

而作徐君猷祭文及徐州鹿鳴燕詩序用四六效唐人體而益工蓋以文爲戲邪

東坡錄沿流館詩

東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清儲祥宮碑 哲宗親書其額

紹聖黨禍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長別撰玉局遺文中有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題云紹聖中得此詩於沿流館中不知何人作也戲錄之以益篋笥之藏此詩乃東坡自作蓋寓意儲祥之事特避禍放託以得之味其句

法則可知矣

石屋洞題名

臨安石屋洞崖石上有題名二十五字云陳襄蘇頌孫奕黃灝曾孝章蘇軾同遊熙甯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內東坡姓名磨去僅存髣髴蓋崇甯黨禍時也

柳展如論東坡文

東坡歸自南海遇其甥柳展如閱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嶺南所作也甥試次第之展如曰天慶觀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鍾子翼哀詞別出新格次之他文

稱是舅老筆甥敢優劣邪坡歎息以爲知言展如後舉似洪慶善慶善跋東坡帖具載其語

貶所敬蘇黃

元祐黨禍烈於熾火小人交扇其焰傍觀之君子深畏其酷惟恐黨人之塵點汙之也而東坡之在儋儋守張中事之甚至且日從叔黨棋以娛東坡泊張解官北歸坡凡三作詩送之魯直之在戎戎守彭知微每遣吏李珍調護其逆旅之事無不可人意當是之時而二守乃能如此其義氣可書張竟以此坐謫云

昌化盛事

東坡眉人貶昌化任德翁亦眉人後亦貶昌化張才叔贈德翁詩云儋耳百年經僻陋眉山二老繼驅除德翁和云身投魑魅家何在澤逮昆蟲罪未除蘇任兩公同鄉里同貶所大節相望顧儋耳獨何幸也

侍兒對東坡語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

梁谿漫志卷第五

優孟孫叔敖歌

宋

費

袞補之著

史記載優孟言孫叔敖事曰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  
 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  
 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  
 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  
 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  
 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

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賂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

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史記之所載如此予嘗游汝光叔敖卽是郡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予得漢延熹中所立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忼慨高歌涕泣數行若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王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



學海類編  
言述  
於潘國下溼堯堉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卽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不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詞語憤世疾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動感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閒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 史載禍福報應事

史書載禍福報應事當示勸懲之意班固書田蚡殺魏其灌夫事其末云蚡疾一身盡痛苦有擊者諱服謝臯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與灌夫共守咎欲殺之竟死其意蓋謂蚡雖幸逃人戮鬼得而誅之矣故書之所以示戒也唐書載崔器議達奚珣罪抵死後器病叩頭云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夫珣之叛君附賊死有餘罪器守正据法尙何所訴又安能爲正人之厲哉徒使逆徒用以藉口此等事削而不書可也

古者居室皆稱宮

古者居室貴賤皆通稱宮初未嘗分別也秦漢以來始以天子所居爲宮矣禮記云父子異宮又云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林子中在京口作詩寄東坡云欲喚無家一房客五雲樓殿鎖鼇宮而東坡和云叩須莫喚無家客歸掃我眉一畝宮

諸父大人

伯叔父謂之諸父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故皆可稱爲父子二疏傳受乃廣之兄子而班固書曰卽日父子俱移

病又今人稱父爲大人而此書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則諸父亦通稱之猶孟子之所謂大人者蓋皆尊者之稱爾

子者男子通稱

子者男子之通稱若文字閒稱其師則曰子某子復冠子字於其上者示特異於常稱曰吾所師者則某子云爾列子乃其門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之書其弟子稱其爲子公羊子至隱十一年稱子沈子何休注曰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

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陳後山以南豐辨香稱爲子曾子蓋用此法劉夢得自爲傳乃加子於上者非是而今人承其誤亦多以自稱或稱其朋友皆失之矣

前言往行有所感發

士大夫多識前言往行豈獨資談柄爲觀美蓋欲施之於用也 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曰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與之於是多遜盡

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甯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其以事聞秀公之舉蓋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老而能學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東坡云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東坡以論語解寄文潞公

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子竊謂年齒寢高而能畱心於學此固非易事然於其中亦自有味蓋老者更事既熟見理既明開卷之際迎刃而解如行舊路而見故入所謂溫故知新者人於少年讀書與中年少年晚年所見各不同其作文亦然故老而能學蓋自有以樂之也

溫公論商鞅

溫公論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用作使還爲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子竊謂商鞅刻薄之術始能帝秦卒

能亡秦使用之於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妄庸可知矣溫公不責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邪公於此必有深意特予未之曉耳

辨高祖臥內奪韓信軍

史記西漢所書高祖卽臥內奪韓信軍事殊可疑且信爲漢名將凡用兵之法敵人動息尙當知之豈有其主夜宿傳舍而軍中不知其斥候不明可想見矣周亞夫屯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今乃使人晨入其臥內稱

漢使者至麾召諸將易置其軍而猶不知信方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則其軍門壁壘蕩然無禁所謂紀律果安在邪設或敵人倣此而爲之其敗亡可立而待也項羽死高祖又襲奪其軍夫爲將而其軍每爲襲奪則眞成兒戲耳信號能申軍法恐不應至是也

### 平淮西碑誤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卽位是月劍南西川劉闢自稱畱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畱後楊惠琳及元和元年二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刪去明年平夏一句

### 晉史書事鄙陋

晉史所書事鄙陋可笑者非一端如論阮孚好屐祖約好財同是累而未判得失夫蠟屐固非雅事然特嗜好之僻爾豈可與貪財下俚之事同日而語哉而作史者必待客見其料財物傾身障簾意未能平方以分其勝負此乃市井屠沽之所不若者何足以汙史筆尙安論勝負哉許敬宗之徒汙下無識東坡以爲人奴不爲過

也

### 論姚崇序進郎吏

姚崇序進郎吏明皇仰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侍側曰大臣奏事陛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天下事當進賢退不肖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會力士傳旨省中爲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後之論史者亦美之予謂明皇怠心已兆于此夫官吏雖有崇卑之異然一吏不肖則一事隳君相共議亦理之常不應以其微而

忽之政使欲示信任之意亦當因是面加開諭使崇曉然於心豈宜傲睨峻拒忿然不答則是厭萬幾之繁畏惡之意已形于外不復顧省矣其後竟委政于李林甫專擅國柄付邊事於安祿山卒致大亂蓋胎於拒姚崇之時已

### 鼂錯名如字讀

鼂錯之名古今皆讀如措字潘岳西征賦云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弔爰絲之正議伏梁劍於東郭訊景皇於陽邱爰信讒而矜譎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怨於

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之無討茲  
沮善而勸惡據此則乃如字讀而前輩初不然不知岳  
何所據耶

### 西漢句讀

西漢極有好語患在讀者亂其句讀去聲如衛青傳云人  
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人奴之爲一句  
生得無笞罵足矣爲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爲伍之  
生謂人方奴我平生得無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則  
語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今人或以人奴之生爲一句只

移一字在上句便凡近矣

### 西漢溝洫志

西漢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  
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  
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  
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  
讀者多善其用五石隄字而不爲冗複予謂其源蓋出  
於禹貢自導河積石而下至九州攸同一段纔二百餘  
字而用東至北至者凡三十餘皆連屬重複讀之初不

覺其煩政如崇山峭壁先後崛起愈險愈奇班固蓋法此

### 作史華實相副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則作史當務華實相副須能摹寫當時情狀如在目前乃爲盡善若惟務語簡則下筆之際必有沒其本意者如始皇見茅焦之時記事者書云王仗劍而坐口正沫出觀口正沫出四字則始皇驚忍虎視之狀赫然可見矣作史之法當然也

### 論季布

季布面折廷爭欲斬樊噲殿上皆恐呂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其剛直可知矣曹邱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以書諫長君使勿與通其始固亦善矣及曹邱來見初無他說止進諂辭以說之謂其得聲梁楚間欲游揚其名於天下其姦佞取媚亦猶所以待趙談竇長君耳其爲布者當罵而弗與之通如袁盎之絕富人可也顧乃大悅引爲上客布於此何謬

耶

### 辨唐太宗臂鷄事

學海類編

梁谿漫志卷五

已也



通鑑載唐太宗嘗自臂鷄望見魏徵來納之懷徵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按白樂天元和十五年獻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鷄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璟諫明皇非魏徵諫太宗也樂天在當時耳目相接必有据依殆史之誤抑或二事皆然適相似耶

### 五代典章

五季承唐之後雖兵革相尋然去唐未遠制度典章人猶得以持循如蕭希甫論內晏樞密使不當坐李琪爲

僕射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馬縞趙咸議嫂叔之服崔稅以宰相改其所草制而引經固爭使當時人人能守唐制如此豈不能久立國乎

### 老泉贊畫五星

老泉贊吳道子畫五星云粧非今人脣傅黑膏予常疑霄漢星辰之尊而粧飾乃如是之妖何也乃觀唐五行志元和末婦人爲圓髻椎髻不設鬢飾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脣狀若悲啼乃悟唐之俗工作時世粧嫁名道子以給流俗星辰不如是也

痛飲讀離騷

昔人有云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世往往道其語予常笑之方痛飲時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乃復攢眉於幽憂悲憤之作而顧稱名士耶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真達者之言也

通鑑不載離騷

邵公濟博著書言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純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爲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士欲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

至沈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淮南王太史公皆謂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原事盡削去之春秋褒毫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於考異中無之予謂三閭大夫以忠見放然行吟恚懟形於色詞揚己露才班固譏其怨刺所著離騷皆幽憂憤嘆之作非一飯不忘君之誼蓋不可以訓也若所謂與日月爭光者特以褒其文詞之美耳溫公之取人必考其終始大節屈原沈淵蓋非聖人之中道區區絺章繪句之工亦何足筭也

四六談塵差誤

古今人作詩話多矣近世謝景思倣作四六談塵王性

之銜作四六話甚新而奇前未嘗有此然談塵載陳去

非草義楊朱丞相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

宅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

忌又云叔祖逍遙公謝顯道也初不入黨籍朱子發震內相

以初廢錮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仍爲作謝啓云刻石

刊章偶逃部黨按景思記此二事皆誤宅憂二字乃有

旨令綦處厚貼麻去非曾待罪非令其自貼改也謝顯

道崇甯元年入黨籍至四年立姦黨碑時出籍久矣一

子得致仕恩僅監竹木務而卒故子發爲請于朝復得

一子官其奏牘云名在黨籍是也景思記當時所見偶

爾差舛恐誤作史者采取故是正之

莊嶽齊地名

孟子論齊語而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注莊嶽齊

地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齊亂伐內宮弗克又陳於嶽

注嶽里名也曹參爲齊相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勿

擾也獄字合從嶽音蓋謂嶽市乃齊闡闡之地姦人所

容故當勿擾之耳

梁谿漫志卷第六

成都大成殿

宋

費

袞補之著

成都大成殿建於東漢初平中氣象雄渾漢人以大隸記其修築歲月刻於東楹至今千餘年巋然獨存殆猶魯靈光也紹興丙辰高宗因府學教授范仲之請親御翰墨書大成之殿四字賜之其後胡承公世將宣撫川陝治成都詣殿周視棟梁但爲易其太腐者增瓦數千而不敢改其舊云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贄

以散財爲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清階下聖明若得贄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竝塗去改云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卻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

學海類編 二 言近  
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時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効于  
甘露憲宗歷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後乃悉塗  
去不用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  
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  
於冲人坐守成筭而董氈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  
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  
竝塗去改云而西藩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勅諸將改  
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  
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冤遠同彊漢雪渭水之  
恥尙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比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  
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務  
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

溫公論碑誌

溫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勲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  
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  
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  
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眾所稱頌豈待碑誌始爲  
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徒取譏笑

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  
非開發莫之覩也蓋公剛方正直嫉諛墓而云然予嘗  
思之藏誌于壙恐古人自有深意耳韓魏公四代祖葬  
於趙州五代祖葬於博野子孫避地歷祀縣遠遂忘所  
在魏公既貴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  
開壙各得銘誌然後韓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嚴奉  
之蓋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當時不納誌於壙則終無  
自而知矣故予恐古人作事必有深意藉誌以諛墓則  
固不可若止書其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葬歲月而納  
諸文觀韓公之事恐亦未可廢也

### 唐嚴火禁

唐火禁甚嚴罪抵死元微之連昌宮詞敘馮念奴事云  
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街中然燭亦常事  
至特敕乃許則火禁之嚴可知然元濟拒命禁人偶語  
於塗夜不然燭裴晉公既平蔡遂弛其禁往來者不限  
晝夜蔡人始知有生之樂而中朝之法亦嚴不知裴公  
弛禁之後當時又何以處此邪

### 二唐論宰相

唐質肅公嘗論文潞公燈籠錦而唐林夫垌嘗以新法彈王荆公後人文字之間多誤謂父子論宰相爲唐氏一門盛事原其致誤之由蓋質肅之子淑問林夫之父彥猷詢俱嘗爲監察御史唐氏父子皆爲臺官則有之至論宰相則非出於一家也

### 文字用語助

文中字用語助太多或令文氣卑弱典謨訓誥之文其末句初無耶歟者也之辭而渾渾灑灑噩噩列於六經然後之文人往往因難以見巧退之祭十二郎文一篇

大率皆用助語其最妙處自其信然耶以下至幾何不從汝而死也一段僅三十句凡句尾連用耶字者三連用乎字者三連用也字者四連用矣字者七幾於句句用助辭矣而反覆出沒如怒濤驚湍變化不測非妙於文章者安能及此其後歐陽公作醉翁亭記繼之又特盡紆徐不迫之態二公固以爲遊戲然非大手筆不能也

### 夏英公四六

歐陽公歸田錄載夏英公辭免奉使啓云義不戴天難



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靺鞨之音歐陽公稱之其中又有一聯云王姬作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亦不減前語然是時文章方掃除五代鄙陋之習故此等語見稱於時自是而後四六之工蓋十倍於此矣

### 翟忠惠四六

翟公巽參政汝文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縑帛四十餘萬爲部使者所劾貶秩八謝表云欲安劉氏無嫌晁氏之危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迨去郡郡人安其政將

相率投牒借畱公知之命取其牘以來卽書其上云固知京兆姑爲五日之畱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若此

### 四六用事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鐫太過則反傷正氣非出自然也國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語殆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擢第予爲之作啓云年逾賈誼亦濫置於秀才齒少陸機顧何能於文賦蓋

二者之年齒適相上下也

### 吳丞相著書

吳元中丞相敏宣和閒著中橋見聞錄記當時事不敢斥言大抵多爲庾語其稱安者謂蔡攸蓋攸字居安實者謂童貫木者謂林靈素或朱勔也他皆類是

### 嬾真子辨太公名

馬大年永卿著嬾真子錄言前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公無名母媪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叙劉氏所出云豐公生熾字執嘉生四子邦漢高帝也噫高皇之

父漢史不載其名而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一笑予謂風俗雖質略安有無姓之理母媪無姓特史逸之爾至於太公之名則漢史已具載按後漢章帝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熾一名執嘉歐陽公蓋本此特誤以執嘉爲字然太公之名初非唐史創書之也

### 晉人言酒猶兵

晉人云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無備

學海類編  
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飲流多喜此言予  
謂此未爲善飲者飲酒之樂常在欲醉未醉時酣暢美  
適如在春風和氣中乃爲真趣若一飲徑醉酩酊無所  
知則其樂安在耶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序云吾飲酒至  
少常以把盞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  
然蓋莫能名其爲醉其爲醒也在楊州時飲酒過午輒  
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  
酒詩庶幾髣髴其不可名者東坡雖不能多飲而深識  
酒中之妙如此晉人正以不知其趣濡首腐脅顛倒狂  
言其可以砭諸賢之盲也

### 地里指掌圖

今世所傳地里指掌圖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詳詮  
次有法上下數千百年一覽而盡非博學洽聞者不能  
爲自足以傳遠然必託之東坡其序亦云東坡所爲觀  
其文淺陋乃舉子綴緝對策手段東坡安有此語最後  
有本朝陞改廢置州郡一圖乃有崇甯以後迄于建  
炎紹興所廢置者此豈出於東坡之手哉

大觀廷策士

大觀三年 徽宗臨軒策士賜賈公安宅以下六百八十八人及第時方行三舍法先一歲辟雍會試郡國貢士凡數千人其升諸司馬命于天子者僅百有四十人而吾州至三十有二人爲天下最其用他州戶籍而登名者又不止是 徽宗大喜命擢賞守臣教官下詔曰學校興崇人材樂育法備令具勸懲已行深慮有司失實尙有遺材傳不云乎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閱前日賓興之數校其試中多寡惟常州爲眾苟依常格推

恩非古人尙賞之意其知州教授特與轉一官於是知州事若蒙進官朝請大夫州學教授處遷宣德郎諸生相與刻詔書于石而信安程子山俱爲之碑是榜晉陵

張氏

宰寔宋後改名寔字

無錫李氏

上行端行

兄弟皆中選初張氏崇

甯中參政公

守

既擢第至是三兄弟又同升而弟泰州

通判

寔

復以上舍試禮部中優等偶戾式被駁於是郡

太守徐公仲取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榜其闈曰椿桂坊是舉也邦人仕於朝者多知名宦達者踵相躡先大父諱肅亦是歲貢士也 高宗開大元帥府於

學海類編

鄆寔在餽運幕中後 駐蹕廣陵首召入館館罷歸隱

錫山建炎末樞密富公

直柔

爲中執法以先大父及參

政陳公

與義

中書舍人張公

犯御名

論薦

高宗記憶大

父姓名亟加收召二公既赴闕並躋顯用而先大父獨

不起參政張公

守

累書勉諭卒不行天下高之建炎召

札今名儒鉅公嘉尚清節題跋盈軸云

### 青唐燕山邊費

先大父有手記云余靖康丁未正月六日被隨軍漕檄  
差專一主管受給 兵馬大元帥府犒軍金帛錢物二

十萬貫匹兩因見梁正夫說收復燕山時童貫於瓦橋  
置司朝廷支一百萬貫匹兩犒軍曰降賜庫而河朔諸  
郡助軍之數不與焉是時呂元直爲河北轉運使以本  
司錢四十萬緡獻之貫顧呂公笑曰此甚微末公以爲  
功耶貫昨收復青唐時朝廷支降一千八百萬貫辟置  
官屬六百餘員每一次犒賞得金盂重五十兩者比比  
皆是至結局第功上等轉五官陞五職其下增秩亦如  
之

### 道鄉記毗陵後河

吾州道鄉先生言郡中後河興廢曰郡城中所謂後河者乃舊守國子博學士李公餘慶創開李公精地理誘率上戶共成此河且曰自此文風寢盛士人相繼登高科三十年當有魁天下者爾之子孫咸有望焉河成未幾學者果盛已而紫微錢公公輔登第爲第三右丞胡公宗愈繼爲第二吏部余公中遂魁天下其去河成之日適三十年蓋熙甯癸丑也自後瀕河之民多侵岸爲屋及棄物水中由是堙塞久不通舟崇甯初年給事中朱公彥出守於此詢究利病得其實於是濬而通之向

之形勝復出矣今給事中霍公端友遂於次年魁天下士是歲歲在癸未去熙甯癸丑適又三十年霍氏居河上游河勢曲折朝揖其門鍾聚秀氣世有名人今知太平州霍公漢英與其姪給事數十年閒相望起東南爲時顯用然則形勝之助孰謂不可信乎

李公葬州之橫山民病瘡者取

其墳土服之輒愈今朝散郎撰乃其孫也

右道鄉所記詳悉如此蓋有望於

後之人是河自羅城南水門分荆溪之流經月斜金斗顧塘葛橋至于土橋以入于漕渠近歲堙塞將成通衢矣至淳熙十四年林太守

祖洽始復浚之

江西長老

紹興末江西一僧忘其名住饒州薦福寺寺傍舊多隙地寔爲人侵漁僧自度力不能制乃謂其徒曰寺有主者所以主張是寺也坐視地爲他人有而不能直焉用主者爲吾甚愧之今當去矣卽陞座鳴鼓集眾高吟曰江南江北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著霜好景不將零碎賣一時分付謝三郎遂閉目不語眾方愕眙閒視之已逝矣

石刻多失真

石刻多失真者非惟摹搨肥瘠差謬而已至於刊造之際人但知深刻可以傳遠設若所書字本清勁鐫刻稍深則打成墨本紙必陷入洎裝褫旣平以書丹筆畫較之往往過元本倍蓰此大弊也歐陽公記李陽冰書忘歸臺銘等三碑此陽冰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後之建碑者儻遇此等石則其失真尤可知矣

唐藩鎮傳敘

或云歐陽公取新唐書列傳令子叔弼讀而臥聽之至

學海類編  
藩鎮傳敘歎曰若皆如此傳敘筆力亦不可及此恐未必然藩鎮傳敘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政如項羽傳贊撥取賈生過秦論故奇崛可觀而非遷固之文也

退之贈李愿詩

退之贈李愿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讎夫得時得位而至將相平生所學政欲施用顧乃悻悻然爲酬恩讎設邪古人謂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誠淺薄之論退之亦爲此言何也

張橫浦讀書

張侍郎九成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凡十四年歲月既久塼上雙趺隱然泊北歸乃書此事于柱後人爲刻之

楚詞落英

王荆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籬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引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爲据予按訪落英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倣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用楚詞



之意乃謂擷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  
詩云謾遶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

### 米元章拜石

米元章守濡須聞有怪石在河壩莫知其所自來人以  
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之州治爲燕遊之玩石至而驚  
遽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  
爲罪坐是罷去其後竹坡周少隱過是郡見石而感之  
爲賦詩其略曰喚錢作兄真可憐喚石作兄無乃賢望  
塵雅拜良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調

### 孟子之平陸

孟子之平陸與其大夫言反復再四至言之齊王處然  
後盡出其姓名首尾相避森然簡嚴此文章之法也

### 叵字

叵字乃不可二合其義亦然史傳多連用叵可字蓋重  
出如安祿山傳叵可忍之類是也

### 論書畫

書與畫皆一技耳前輩多能之特遊戲其閒後之好事  
者爭譽其工而未知所以取書畫之法也夫論書當論

學海類編  
氣節論畫當論風味凡其人持身之端方立朝之剛正  
下筆爲書得之者自應生敬况其字畫之工哉至於學  
問文章之餘寫出無聲之詩玩其蕭然筆墨閒足以想  
見其人此乃可寶而流俗不問何人見用筆稍佳者則  
珍藏之苟非其人特一畫工所能何足貴也如崇甯大  
臣以書名者後人往往唾去而東坡所作枯木竹石百  
萬金爭售顧非以其人而輕重哉蓄書者但當以予言  
而求之

梁谿漫志卷第七

作詩押韻

宋 費 衮補之著

作詩押韻是一奇荆公東坡魯直押韻最工而東坡尤  
精於次韻往返數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詩雪詩押噉字  
又字在徐州與喬太博唱和押粲字數詩特工荆公和  
又字數首魯直和粲字數首亦皆傑出蓋其胸中有數  
萬卷書左抽右取皆出自然初不著意要尋好韻而韻  
與意會語皆渾成此所以爲好若拘於用韻必有牽強

學海類編 卷之十一 詩話  
處則害一篇之意亦何足稱坡在嶺外和淵明懷古田  
舍詩云休閒等一味妄想生愧靦自注云淵明本用緬  
字今聊取其同音字和程正輔同游白水巖詩云恣傾  
白蜜收五稜細斲黃土栽三椹自注云來詩本用礮字  
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知且東坡欲和  
此三韻似亦不難矣然才覺牽合則甯捨之不以是而  
押壞此篇之全意也後人不曉此理纔到和韻處以不  
勝人爲恥必劇力冥搜縱不可使亦須強押正如醉人  
論言全無等次可一笑也

### 詩人咏史

詩人咏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正如  
斷案不爲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情使後人  
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來及本  
朝詩人最工爲之如張安道題歌風臺荆公詠范增張  
良楊雄東坡題醉眠亭雪谿乘興四明狂客荆軻等詩  
皆其見處高遠以大議論發之於詩汪遵讀秦史章焚  
書坑儒二詩亦甚佳至如世所傳胡曾咏史詩一編只  
是在史語上轉耳初無見處也青社許表民讀項羽傳

學海類編  
作詩云眼中漫說重瞳子不見山河遶雍州其識見亦甚高遠

作詩當以學

作詩當以學不當以才詩非文比若不曾學則終不近詩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詩不工者皆以才爲詩也退之一出餘事作詩人之語後人至謂其詩爲韻押之文後人謂曾子固不能詩秦少游詩如詞者亦皆以其才爲之也故雖有華言巧語要非本色大凡作詩以才而不以學者正如楊雄求合六經費盡工夫造盡言語畢

竟不似

作詩豪語

作詩豪語當視其所養非執筆經營者可能馬子才作浩齋歌似亦豪矣反覆觀之雕刻工多意隨語盡予謂孟子七篇乃真浩齋歌也歐公作廬山高氣象壯偉殆與此山爭雄非公胸中有廬山孰能至此郭功甫金山行前輩多稱之雖極力造語終窘邊幅信乎不可強也

東坡論石曼卿紅梅詩

東坡嘗見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

坡曰此至陋語蓋邨學中體也故東坡之詩力去此弊其觀畫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可爲論畫作詩之法也世之淺近者不知此理作月詩便說明作雪詩便說白閒有不用此等語便笑其不著題此風晚唐人尤甚坡嘗作謝賜御書詩敘天下無事四夷畢服可以從容翰墨之意末篇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又云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閉玉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贊普蓋因事諷諫三百篇之義也而或者笑之曰有甚道理後說到陝西獻捷此豈可與論詩若使渠爲之定只作一首寫字詩矣

東坡放魚詩

東坡和潛師放魚詩云况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爲子美邪予按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

東坡雪詩

東坡雪詩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或疑五更自應有曉色亦何必雪蓋誤認五更字此所謂五更

者甲夜至戊夜爾自昏達旦皆若曉色非雪而何此語  
初若平易而實新奇前人未嘗道也

王逢原孔融詩

王逢原孔融詩云戲撥虎鬚求不齧何如縮手袖中歸  
虛云座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按漢書融被害莫  
敢收者惟京兆脂習哭之而逢原乃作習脂讀書鹵莽  
不自檢點顧檢點孔文舉又嘗作嚴子陵詩譏切其隱  
文舉一世豪傑姦雄所憚而不敢動而顧使之歸子陵  
傲睨萬物帝王所不能臣而顧使之仕逢原之顛倒類  
如此可發後世君子之一笑

潘邠老重陽句

謝無逸嘗從潘邠老求近作邠老答曰秋來景物件件  
是佳句恨爲俗氛所蔽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  
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  
此一句奉寄予謂邠老之興正易敗也阮籍爲竹林之  
游王戎後至籍戲之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如  
卿輩意復易敗耳此足見戎之高致若使予聞秋聲得  
句方題壁閒不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何催租人能敗

也賈島鍊敲推字至衝京尹節而不知此正得詩興之深者

### 孟東野詩

自六朝詩人以來古淡之風衰流爲綺靡至唐爲尤甚退之一世豪傑而亦不能自脫於習俗東野獨一洗眾陋其詩高妙簡古力追漢魏作者政如倡優雜沓前陳眾所趨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紳正笏屹然中立此退之所以深嘉屢歎而謂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過蓋矯世不得不爾當時獨李習之見與退之合後世不解此

意但見退之稱道東野過實爭先譏誚東野反爲退之所累惜乎無有原其本意者也

### 唐詩工靡麗

唐人詩偏工靡麗雖李太白亦十句九句言婦人其後王建元稹韓偓之徒皆然如裴說者蓋未嘗以詩名至作寄邊衣詩則美麗可喜蓋當時詞章習尚如此故人能道此等語也

### 張文潛詩

張文潛詩云春波一眼去鳧寒晁無咎稱之至東坡則

學海類編 卷之六 言近  
云春風在流水鳧鴈先拍拍有無盡藏之春意

### 詩人用字

王平甫詩云山月入松金破碎其流蓋出於退之竹影  
金瑣碎之句然斜陽映竹則交加亂射若相瑣然故於  
瑣字爲宜至於月華散漫松影在地則破字佳詩人用  
字皆不苟也

### 杜少陵悶詩

杜少陵作悶詩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或曰人之  
好惡固自不同若使吾居此當卒以樂死矣予以爲不

然人心憂鬱則所觸而皆悶其心和平則何適而非快  
青山白水本是樂處苟其中不快則慘澹蒼莽適足以  
增悶耳少陵又有詩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  
本是平時可喜之物而抑鬱如此者亦以觸目有感所  
遇之時異耳

### 方言入詩

方言可以入詩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淋露九月  
霜降而雲謂之護霜竹坡周少隱有句云雨細方淋露  
雲疏欲護霜方言又有勃姑鷓鴣梔花黃舉子忙促織



學海類編  
鳴嬾婦驚之類詩人皆用之大抵多吳語也

明妃曲

古今人作明妃曲多矣皆道其思歸之意歐陽公作兩篇語固傑出然大槩亦歸於幽怨白樂天有絕句云漢使若回煩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其措意頗新然問黃金何日贖蛾眉則亦寓思歸之意要當言其志在爲國和戎而不以身之流落爲念則詩人之旨也

陳子高觀甯王進史圖詩

陳子高觀甯王進史圖作詩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世稱其工然太露筋骨矣李義山驪山詩云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祇壽王此則婉而有味春秋之稱也

陳輔之論林和靖梅詩

陳輔之云林和靖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殆似野薔薇是未爲知詩者予嘗踏月水邊見梅影在地疏瘦清純熟味此詩真能與梅傳神也野薔薇叢生初無疏影花陰散蔓烏得橫斜也哉

張芸叟詞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樂  
天題岳陽楊樓詩云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  
安蓋芸叟用此換骨也

詩人相呼

古者風俗淳厚朋友相呼以名至唐詩人猶以名相呼  
或直呼其行而不忌如杜子美贈李太白詩而云白也  
詩無敵之類是已直呼其行者尤多今人聞呼其名其  
不怒罵者幾希至於文字閒欲呼其行或繼之以丈或  
繼之以兄或繼之以官亦未嘗敢徒呼其行也

禁東坡文

宣和閒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爲  
闈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  
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  
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  
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己因陰縱之

王左丞同名詩

王履道左丞

安中

在京師見何人家亭上題字筆勢灑

學海類編 卷之九 言述  
落不著姓而其名則安中也王驚問何人所書守者曰  
此何安中亦河朔人也王以與己名同恐人莫之辨戲  
書一詩於其後云蜀客更名緣好尚漢臣書姓爲同官  
孟公自合名驚坐子夏尤宜便小冠益號文章緣兩李  
獬書制誥有諸韓二元各自分南北付與時人子細看  
終篇皆用同名事云

### 雍孝聞

雍孝聞蜀人崇甯閒廷試對策力詆時政闕失駁放後  
雖授以右列然卒不佳浪迹山林遂遇異人得道政和

末變姓名爲道士入內說法 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  
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爲孝聞也孝聞嘗自  
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自負賢  
人酒天闊難尋處士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  
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枉翻空過洞庭

### 二州酒名

敘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詩云重碧傾春酒輕紅擘荔  
枝今敘州公醞遂名以重碧東坡在齊安有春江綠漲  
蒲萄醅之句靖康初元韓子蒼舍人駒作守有旨添賜

郡釀因名其庫曰蒲萄醅仍有詩云孤臣政術不堪論  
尙得君王賜酒尊父老異時傳盛事蒲萄醅熟記初元

### 三處西湖

三處皆有西湖東坡連鎖二州故表謝云入參兩禁每  
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晚謫惠州州有  
豐湖亦名西湖淳熙中秘書楊監萬里使廣東過惠游  
豐湖賦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潁水更羅浮東坡  
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 毗陵一畫

吾州天慶觀畫龍太平寺畫水勝絕之筆聞於天下凡  
四方來者道出毗陵必迂路而觀焉龍蓋姑蘇道士李  
懷仁所畫懷仁者酒豪不羈嘗呼龍松江之上桺而觀  
之遂畫龍入神品過毗陵天慶觀大醉索墨漿數斗曳  
笞帚裂巾袂濡墨號呼奮躑斯須龍成觀者失聲辟易  
懼將搏也懷仁後不知所終而好事者每呼畫工就龍  
摹寫工運筆之際輒眩暈欲仆竟不能成觀者駭異水  
則郡人徐友畫清濟貫河一筆紆遶長數十丈不斷卻  
立而觀濤瀾洶涌目爲之眩仰首近之凜然若飛流之

濺於面也郡人吳德輝因與客論近世名畫曰予每至  
畫龍處輒諦玩彌時不能休乃賦古風曰道人龍中來  
醉與神物會寫茲蜿蜒質日月爲冥晦崩翻江海姿素  
壁起濤瀨呼吸見雌雄抉石疑可碎蕭森殿陰古眾眞  
儼飛旆注觀恐騰躍夜半失像繪飛光者明珠靈祕一  
何怪爛爛照費棟那得久在外偷兒何酣睡不怕撻鱗  
害願言慎所託未用期一快淳熙戊戌楊誠齋爲太守  
過太平寺爲賦畫水長句曰太平古寺刼灰餘夕陽惟  
照二塔孤得得來看還不樂竹莖荒處破扉虛偶逢老

僧聽僧話道是壁閒畱古畫徐生絕筆今百年祖師相  
傳妙天下壁如雪色一丈許徐生畫水纔盈堵橫看側  
看只麼是分明是畫不是水中有清濟一線波橫貫萬  
里之黃河雷奔電卷盡渠猛獨清元自不隨他波痕盡  
處忽掀怒攪動一河秋水暮分明是水不是畫老眼向  
來元自誤佛廬化作金栴樓銀山雪堆風打頭是身飄  
然在中流奪得太一蓮葉舟僧言此畫難再覓官歸江  
西卻相憶并州剪刀剪不得鵝溪匹絹官莫惜貌取秋  
濤懸坐側是畫爲一郡之勝處而二公又形之賦詠閒

真足以傳不朽矣

畫水

蘇東坡之作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云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欲從之振筆直逐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此固作畫法然不惟竹也畫水亦然坡嘗記蜀人孫知微欲於大慈寺甯壽院壁作湖灘水若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以

此言之則心手相應之際閒不容髮非若樓臺人物可以款曲運筆經日而成也予嘗疑少陵王宰畫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迫促王宰始肯畱真跡此殆是言王宰之畫不易得當聽其累日經營不可迫促之意爾其歌有云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漱山水盡亞洪濤風觀其氣勢如此則筆所未到氣已吞食頃已爲久若必俟十日乃成則其畫不足觀矣

歐陽文忠公嘗以對十日以歟限其畫不出贖矣

水盛亞黃新洲圖其畫限筆和未降康曰吞食

山水與幾何所中首畫屏湖海畫人然千尺前山

畫畫不西面對之畫論其深自云已動國到日本東亦

畫畫不西面對之畫論其深自云已動國到日本東亦

畫畫不西面對之畫論其深自云已動國到日本東亦

畫畫不西面對之畫論其深自云已動國到日本東亦

畫畫不西面對之畫論其深自云已動國到日本東亦

梁谿漫志卷第八

蘇子美與歐陽公書

宋 費 袞補之著

蘇子美奏邸之獄當時小人借此以傾杜祁公范文正

同時貶逐者皆名士姦人至有一網打盡之語獨韓魏

公趙康靖論掇之而不能回也其得罪在慶歷四年之

十一月時歐陽公按察河北子美貽書自辨於公詞極

憤激而集中不載今錄於此以補史所遺者云舜欽再

拜冬凜伏惟按部外起居安裕前月嘗拜書甚疏略必

已通呈舜欽不曉世病蹈此禍機雖為知己者羞而內  
省實無所愧恐流言奉惑不避縷述自杜丈入相已來  
羣公日相攻謗非一端也九月末閒嘗與子漸勝之邸  
中小飲之翰君謨見過勝之言論之閒時有高處二諫  
因與之辨析本皆戲謔又無過言此亦吾曹常事不一  
二日朝中諠然以謂謗及時政吁可駭也故臺中奏疏  
趙祐恕二諫嘗論其不才故也天子辨其誣不下其削臺中鬱然不快  
無所洩憤因本院神會又意君謨預焉時君謨與赴會諸君同出館過  
邸於是再削其削亦畱中不出諸臺益忿重以穢瀆之

語上聞列章牆進取必於君知二相膽薄畏事必不敢

開口以辨既而起獄震動都邑又使刻薄之吏當之陶翼

本憲長所舉中人追押席客皆翼之請也希望沾激深致其文枷掠妓人無

所不至設有自誣者則席賓皆遭汙辱矣且進邸神會

比年皆然亦嘗上聞蓋是公晏臺中謂去端闡不遠以

權貨務較之孰近權務後邸中兩日作會甚盛若謂費用過當以商

稅院比之孰多舜欽或非時為會聚集不肖則是可責

也原叔濟叔輩皆當世雅才朝廷尊用之人因事燕集

安足為過賣故紙錢舊已奏聞本院自來支使判署文



記前後甚明况都下他局亦然不係諸處帳管比之外郡雜收

錢豈有異也外郡于官地種物收利之類甚多下至糞土柴蒿之物往往取之以助筵會當

時本惡於胥吏輩率釀過多遂與同官各出俸錢外更

於其錢中支與相兼皆是祠祭燕會上下飲食共費之

今以監主自盜定罪減死一等科斷使除名為民與貪

吏掇官物入己者一同始府中敕斷追兩官罰銅二十斤後六日府中復遣吏來取出

身文字閣下觀其事察其情豈當然乎舜欽雖不足惜

為國計者豈不惜法乎自有他條不用私貸官物有文記準盜論不至除名判署者五

匹杖九十審刑者自為重輕不由二府苟務快意壞亂

典刑丁度怒京兆二相恐栗畏縮自保其位心知非是

不肯開言上有怒意皆復令坐客因飲食被刑斥逐奔

竄銜憤瀝血無人哀矜名辱身冤為讎者所快輦轂之

下尙爾遠民冤濫孰肯更為辨之近者葛宗古滕宗諒

張亢所用官錢鉅萬復有人已惟范公橫身當之皆得

末減非范公私此三人於朝廷大體實有所補多矣國

朝本以仁愛撫天下常用寬典今一旦臺中蓄私憾結

黨繩小過以陷人審刑持深文以逞志傷本朝仁厚之

風當塗者得不疾首而歎息也舜欽年將四十矣齒搖

髮蒼才為大理評事廩祿所入不足充衣食性復不能  
 與凶邪之人相就近今得脫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  
 學教後生作商賈於世必未至餓死故當緘口遠遁不  
 復更云但以遭此構陷累及他人故憤懣之氣不能自  
 平時復巖崕於胸中一夕三起茫茫天地閒無所赴愬  
 天子仁聖必不容姦吏之如此但舉朝無一言以辨之  
 此可悲也掖垣諸君列章論館中人此自古未有惟舜  
 趙叔平不署且有削極言辨之可重可重  
 欽素為永叔獎愛故粗寫大槩幸觀過而見察也苦寒  
 伏望保重不宣舜欽再拜歐陽公書其後云子美可哀

吾恨不能為之言又聯書一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  
 言蓋公已自諫省出矣予近見子美墨迹一卷皆是書  
 其所作詩行草爛然龍蛇飛動其中有獨酌一詩云一  
 酌澆腸俗慮奔鷄微鵬大豈堪論楚靈當日能知此肯  
 入蒼江作旅魂卷尾題云慶歷乙酉十月書于姑蘇驛  
 舍考其時蓋是被罪之明年居滄浪時所書其詩語閒  
 放曠達如此或謂流落幽憂以終非也

陳少陽遺文

陳少陽遺其家書南徐刻本以傳人多知之而其為文

世所罕見胡倉梧嘗得其跋蔡君謨茶錄予惜其流落  
不傳爲載于此少陽跋云余聞之先生長者君謨初爲  
閩漕時出意造密雲小團爲貢物富鄭公聞之歎曰此  
僕妾愛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謨亦復爲此余時爲兒聞  
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茶錄石本惜君謨不移此筆書旅  
葵一篇以進

辨蘄王詞

紹興閒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  
然竟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尙書宴客蘄王竟造

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  
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闋三紙勿亂動淳熙  
丁未蘇之子壽父山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  
莊敏以示予字畫殊傾欹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  
云先人生長兵閒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其一詞  
臨江仙云冬看山林蕭淨春來地闌花濃少年衰老與  
山同世閒名利事富貴與貧窮榮貴非長生丹藥清閒  
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  
中其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

學海類編  
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男宿業纏年邁惜衰殘鬢髮蒼  
蒼骨髓乾不道山林有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世  
忠上

### 烈女守節

中興死節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節者亦多有之洪鴻  
父羽之女適繁昌焦洧一日遇巨盜於江中欲逼之女  
義不受汙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恩小曰均奴姓吳  
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水死焦之甥徐伯遠  
傳其事竹坡周少隱爲之賦二詩云就死由來不自疑

玉顏邦爲賊鋒低了知今日投淵婦猶勝當年斷臂妻  
虜騎駸駸戰艦驕春江漫漫溼金翹但將紅袖供歌舞  
卻爲周郎笑二喬丁文簡公五世孫女世爲鄭州新鄭  
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中與其夫避地大隗  
山虜至丁被擒挾之上馬丁投地以醜語詆之且曰我  
甯死耳誓不辱於汝輩也虜始亦不怒但屢扶上馬丁  
罵不已乃忿然噴目遂絕於槎下晏元憲公四世孫女  
其父孝廣爲鄧州南陽縣尉女小字師姑年十五從叔  
孝純官于廣陵建炎三年陷虜係以北去每欲侵陵之

輒擲身於地僵臥氣絕或自經或投於井皆救而獲免  
其主母愛之撫育如己出虜中爭傳誇焉又有陳氏女  
其父壽隆紹興初爲湖北提刑卒于官其子造之挈妹  
至吳欲適呂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賊欲  
逼女力拒之大聲呼其嫂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白  
無爲賊辱因躍入水死其屍浮數里不沒賊怒因撞以  
矛乃沒女時年十四洪氏事周少隱既賦詩關子東注  
亦寫之樂府丁晏二事則朱少章舟奉使歸奏之陳氏  
事則故老爲予言古今烈女史官不及知而湮滅無傳  
者何可勝數是以表而出之

### 改德士頌

宣和庚子改僧爲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獨  
一長老遽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蠻夷之風教忘父母  
之髮膚儻得回心而向道便更合掌以擎拳等語被方  
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怪也又一長老道行甚  
高或戲之曰戴冠兒穩否答曰幸有一片閒田地此意  
甚微婉直以爲遊戲耳時饒德操已爲僧因作改德士  
頌云自知祝髮非華我故欲毀形從道人聖主如天苦

憐憫復令加我舊冠巾舊說螟蛉逢螺贏異時胡蝶夢  
莊周世閒化物渾如夢夢裏惺惺卻自由德士舊嘗稱  
進士黃冠初不異儒冠此身無我亦無物三教從來處  
處安衲子紛紛惱不禁倚松傳與法安心餅盤釵釧形  
雖異還我從來一色金小年曾著書生帽老大當簪德  
士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名謾

英雄先見

古之英雄智略相當其所以爲勝負者無他正如弈棋  
特爭先著爾曹操赤壁敗歸道經華容地多蘆葦先使

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縱火  
吾屬無遺類矣王稽載范睢入秦值穰侯行郡邑睢匿  
車中穰侯果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  
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睢曰吾聞穰  
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頃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  
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  
客乃已且穰侯旣疑有人當卽索之事機之會閒不容  
髮顧去而復來則已墮睢計中矣後人論曹操劉備之  
強弱穰侯范睢之成敗不必求諸他止觀此二事足矣

樹稼靈仝誤

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卽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甯王見而歎曰此所謂樹稼者也諺云樹架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新唐書五行志記永徽中凝凍封樹引劉向語亦謂之樹介而舊唐書作樹稼白樂天樂府新豐折臂翁云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注云開元初突厥數寇邊天武軍子將郝雲岑斬默啜獻首關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爲相以天

子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卽將雲岑遂慟哭嘔血而死按此則名雲岑而舊唐書作靈儉新唐書作靈仝資治通鑑作靈荃考異中亦無之

陸宣公衷方書

陸宣公在忠州哀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惟衛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用心本草單方近已刻於四明然唐人及本朝諸公文集雜說中名方尙多

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爲之恨藏書不廣儻有能用予言集以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 藥方傳人

有蓄藥方之驗者可傳諸人得飲食之法者不可傳諸人非謂自珍口腹之奉也蓋傳人以藥則能衛生教人飲食則必傷生君子以仁存心故不當爾而世人有疾病得名方而愈者往往秘藏不肯示人至于烹物命以資匕筯一有適口則夸詫廣坐人人相効所殺不勝計其用心相反如此得無謬誤乎

### 聞見後錄論田橫

邵公濟

博

著聞見後錄云田橫居萬里海外高祖必欲

其來不則發兵誅之四皓近在商山以高祖之暴而不能致蓋四皓振世之豪與高祖同高祖已帝則可隱矣故高祖全之非不能屈也大父康節云公濟之說如此予竊以爲不然方高帝時羣雄逐鹿惟田橫最得人心至從海島者五百人蹈死不變其得士可知矣高帝汲汲欲其來萬里召之豈真有意於招賢人哉其意謂同心協力數百人萃於一國彼終帖帖者邪外以禮誘之



終以兵脅之必使之死而後已此高帝本心也若夫四  
皓則高帝視之邈然其於進退初無益於漢之成敗當  
時逃秦人皆此徒耳漢初無輕重於其閒也其後爲太  
子羽翼適會高帝勢有不可又叔孫通之徒爭之力故  
子房倡爲上素高此四人之語以遮當世耳目而邵氏  
獨以道里之遠近爲言又爲康節之說也如此豈其然  
耶

程文簡碑誌

聞見後錄又云某公在 章獻明肅后垂簾日密進唐

武氏七廟圖 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負祖宗事 仁

皇帝解之曰某但欲爲忠耳 后旣上賓 仁皇帝每

曰某心行不佳後竟除平章事蓋 仁皇帝甚德而度

不念舊惡故也自某公死某公爲碑志極其稱贊天下

無復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端云予按潁濱

龍川略志載進七廟圖乃程文簡也夫善惡之實公議

不能掩所謂史官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然程公墓誌

神道碑皆歐陽公所爲凡碑誌等文或被旨而作或因

其子孫之請揚善掩惡理亦宜然至於是是非非則天

下自有公論歐陽公一世正人而謂受潤筆帛五千端人  
不信也

稱象出牛之智

智之端人皆有之惟智過人者能發其端後人觸類而  
長之無所不可魏曹冲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  
巨象曹操欲知其重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  
所至稱物而載之則校可知矣操大悅而行之本朝河  
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中水暴  
漲絕梁牽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府僧懷丙以二

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  
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以紫衣此蓋因曹冲之  
遺意也

士人祈聞適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  
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  
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充足  
逍遙山閒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  
仙之樂汝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

學海類編 卷八 言述  
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靳惜清  
樂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蔡條著書

蔡條姦人助其父爲惡者也特以在兄弟閒粗親翰墨  
且嘗上書論諫故在當時稍竊名著書甚多大抵以姦  
言文其父子之過此固不足怪至叢談所載其家佞幸  
濫賞可醜可羞之事反皆大書特書以爲榮此乃竄南  
荒時所作至是猶不悟真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梁谿漫志卷第九

宋 費 袞補之著

劉高尚事

劉高尚者濱州安定人家世爲農生九歲不茹葷後稍  
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可曉已而輒驗  
家人爲築別室以居久之言皆響應遠近以爲神聲聞  
京師 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奉詔宣和閒賜號高  
尚處士而建觀以居其徒因以其號名之靖康之擾棣  
人白其守使迎高尚守具安車邀之不至一日棄濱而

來濱人大恐後二日濱州兵叛屠其城高尙至棣棣人喜守爲掃郵傳供帳以舍之高尙見之笑去乃卽城隅治舍水傍濱人或持金帛攜家室以就其廬者人往往笑之旣而虜騎大至城且陷人之死於兵者以萬數而火不及其居就之者果賴以免虜人見高尙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居高尙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識者尊爲名言鏤板以傳竹坡周少隱旣爲之傳又推廣其言而爲之說曰此佛菩薩老聃莊周之徒所以救

溺起死還眞之論豈區區爲世俗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若夫畏塗者日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至於衽席之上飲食之閒其禍有甚於畏塗者而不知戒則是終不知嗜欲之能殺身矣黷貨嗜利之士食厚祿而取民財雖喪亡之禍僅免其身而千金之產不足以供不肖子一醉之費人禍天殃不在其身而在其後則貨財豈不足一殺其子孫哉秦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而李斯之事始皇趙高之事二世皆以是道百年之閒天下之人不死于刑而死于兵蓋

學海類編 二 言  
不知其幾千百萬桑宏羊開利說以中主欲不過欲自  
售一身而已禍流後世至唐宇文融皇甫鎛之徒皆用  
其說以取尊位而天下自是數蒙誅求之禍其殺人固  
無異於以挺與刃行政之弊一至于此豈不痛哉昔人  
有欲注周易與本草者或勸其注本草曰注本草誤不  
過殺一人注周易而誤則其禍道也大矣不然孟子之  
闢楊墨子雲之詆申韓退之之斥佛老其憂天下後世  
之意何其深且切哉後世斷章折句背正失理之學興  
其徒從而和之更相標榜迭相師授以盜名聲而取富

貴寢不可救豈非至人之前知其必有斯禍而爲是  
說乎紫芝聞先生之言嘗私竊以爲嗜欲之殺身貨財  
之殺子孫與夫政事之殺人三者人猶得而知之若夫  
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則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農家  
子未嘗讀書事師而有是言豈神仙中之知道者乎此  
與夫熊經鳥伸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  
於仙籍者固有閒矣

事有專驗於一數

天下事固莫不有數然士大夫或有終身專驗於一數

者殆不可曉韓康公行第三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故蘇子容作挽詩云三登慶歷三人第四入熙甯四輔尊何清源第五微時從人筮窮達其人云公第五乎何曰然其人拊掌大笑連稱奇絕因曰公凡遇五卽有喜慶何以熙甯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甯五年拜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卽五月或五日其驗如此二事不知何故深於數者必能知之

譚命

近世士大夫多喜譚命往往自能推步有精絕者予嘗見人言日者閱人命蓋未始見年月日時同者縱有一二必唱言于人以爲異嘗略計之若生時無同者則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以一大郡計其戶口之數尙不減數十萬况舉天下之大自然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兆雖明於數者有不能歷筭則生時同者必不爲少矣其閒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則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

之不同也此說似有理予不曉命術姑記之以俟深於  
五行者折衷焉

### 江陰士人彊記

江陰士人葛君忘其名彊記絕人嘗謁郡守至客次一  
官人先在意象軒驚葛敝衣子子來揖之殊不顧葛心  
不平坐良久謂之曰君謁太守亦有銜袖之文乎其人  
曰然葛請觀之其人素自負出以示葛疾讀一過卽以  
還之曰大好斯須見守俱白事畢葛復前曰某飢馱之  
文此官人竊爲己有適以爲贄者是也使君或不信某

請誦之卽抗聲誦其文不差一字四座皆愕視此人且  
雜斬之其人出不意無以自解倉皇卻退歸而慙恚得  
疾幾死葛浮沈閭里閒家傍有民張染肆置簿書識其  
目葛嘗被酒偶坐其肆信手繙閱一夕民家火作凡所  
有之物并文書皆燼焉物主競來索數倍責償民無以  
質驗憂撓不知所出其子謀諸父曰吾聞里中葛秀才  
天性能記渠昨過吾家嘗閱其籍或能記憶盍以情扣  
乎卽日父子詣葛言其狀葛笑曰汝家張染肆且吾何  
從知其數邪張拜且泣葛又笑曰汝以壺酒來當能知

之張喜亟歸攜酒榖至葛飲畢命取紙筆爲簿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數百條所書月日姓氏名色丈尺無毫髮差民持歸呼物主讀以示之皆欣然駭伏胡蒼梧記張文定諸公取相國寺前染簿各記十版此或出於用意故能默識非若葛之無心而然信天稟記問不可及也邦人至今談其事云

本草誤

張文潛好食蟹晚若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滿貯

巨栢而食之嘗作詩云世言蟹毒甚過食風乃乘風淫爲末疾能敗股與肱我讀本草書美惡未有憑筋絕不可理蟹續牢如紲骨萎用蟹補可使無騫崩凡風待火出熱甚風乃騰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冰俗傳未必妄但恐殊愛憎本草起東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堯跖終殊稱書生自信書俚說徒營營文潛爲此詩殆嗜蟹之僻而爲之辨邪抑真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則洗滌數十過俟色如雪方敢烹故梅聖俞詩云烹魚苟失所入喉爲鏌



學海類編 卷之六 言述  
邪而大觀本草乃云河豚性溫無毒所謂注本草誤而  
能殺人者殆此類耶

張文潛粥記 其肉固亦難燻十盤對

張文潛粥記贈潘邠老云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盃  
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  
最爲飲食之良妙齋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粥甚繫  
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  
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爲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  
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或

者讀之果笑文潛之說然予觀史記陽虛侯相趙章病  
太倉公診其脈曰法五日死後十日乃卒所以過期者  
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  
期不安穀者不及期由是觀之則文潛之言又似有證  
後又見東坡一帖云夜坐饑甚吳子野勸食白粥云能  
推陳致新利腸養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旣快  
美粥後一覺尤不可說尤不可說

著書稱謂

古人文字閒於輩行稱謂極嚴凡視予猶父者則名之

馬大年嘗論退之作詩名籍徹而字東野則知東野乃其友而籍徹輩則弟子也大觀政和閒有達官著書於歐陽叔弼蘇叔黨皆直名之如曰予見某言又曰予見過當問之之類此達官於六一東坡既非輩行以前輩著書之法觀之恐不當名其子也

### 作字提筆法

陳寺丞昱閒樂先生伯修之子也少好學書嘗於閒樂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少陵詩一日元章過閒樂見而驚焉閒樂命出拜元章即使之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

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陳問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因顧小吏索紙書其所作進黼辰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相顧嘆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已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 何祕監語

蜀人何道夫祕監耕常言一切世閒虛幻畱之不住將之不去士大夫惟當作畱得住將得去底事耳又云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爲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

食粗足而可以及人道夫平生香火禱祈每及於此樂善者鏤版以傳其言道夫仕宦得任子思輒先及猶子既歿三子澤皆不及已而德彥德周聯登淳熙丁未進士第紹興庚戌德方亦決科識者知其爲善之報焉

### 官戶雜戶

律文有官戶雜戶良人之名今固無此色大讞議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按唐制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爲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家皆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

邑配嶺南爲城奴也一免爲番戶再免爲雜戶三免爲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雜戶之總號非謂別有一色蓋本於此

### 惟揚澄江

古今稱揚州爲惟揚蓋掇取禹貢淮海惟揚州之語然此二字殊無義理若謂可用則他州亦可稱惟徐惟青之類矣又多以江陰爲澄江意取謝元暉靜如練之句然元暉作詩初不指此地而言也滁州環城多山故醉

學海類編  
翁亭記首言環滁皆山也流俗至以環滁目是邦此尤可笑

戚氏詞

程于山敦厚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予聞之蘇仲虎云一日有傳此詞以爲先生作東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繪一香篆繫乎然觀其閒如畫堂別是風光及十指露之語誠非先生肯云子山之說固人所共曉予嘗怪李端叔謂東坡在中山歌者欲試東坡倉卒之才於其側歌戚氏坡笑而領之邂逅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

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纔點定五六字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閒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爲中山一時盛事然予觀其詞有曰玉龜山東皇靈媿統羣仙又云爭解繡勒香鞵又云鑿輅駐蹕又云肆華筵閒作脍管鳴弦宛若帝所鈞天又云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又云浩歌暢飲回首塵寰爛漫游玉輦東還東坡御風騎氣下筆真神仙語此等鄙俚猥俗之語殆是教坊倡優所爲雖東坡竈下老婢亦不作此語而顧稱譽若此豈果端叔之言邪恐貽誤後人不

可以不辨

薛能詩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初未嘗攷究其實而相承以爲然者世傳秦宗權始爲薛能吏坐法笞背薛因唱云素脊鳴秋杖良久不繼因幕吏白事續云烏靴響暮廳乃命決行其後宗權起兵首捕薛令舉前詩因又續云刃飛三尺雪白日落文星遂害之按唐史廣明元年九月忠武大將周岌逐其節度使薛能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先是軍未變秦宗權以許牙將調發至蔡聞能

死許州亂託云赴難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因以宗權爲蔡州刺史然則能死於許州時宗權自在蔡州安有聯詩被害之事邪雜說中如此類甚多殆不勝掇擊也

陳子車殉葬

檀弓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

弗果用耶律德光之母述律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  
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於地下後以事怒  
大將趙思溫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汝先  
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  
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於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  
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一腕而釋  
思溫不殺此二事略同思溫雖本中國人然武夫安識  
前言往行蓋理之所在有不約而同耳

### 烏江項羽神

和州烏江縣英惠廟其神蓋項羽也靈響昭著紹興辛  
巳虜犯淮南過廟下駐軍入致禱擲玦數十皆不吉怒  
甚取火欲焚其廟俄大虺見於神座聳身張口目光射  
人虜駭怖而出隨聞大聲發於廟後若數百人同時喑  
啞叱咤者諸軍震恐卽移屯東去竟不敢宿其地云郡  
上其事于朝詔封神爲靈祐王邦人益嚴奉之

### 二儒爲僧

近世儒者絕意聲利飄然游方之外者有二人焉饒節  
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丞相禮爲上客陳

了翁諸公皆與之游往來襄鄧閒始亦有婚宦意遇白崖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行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壁僕名如琳徧參諸方陳了翁關子開兄弟皆以詩稱美之至江浙樂靈隱山川因掛錫焉琳抱疾德操躬進藥餌旣卒盡送終之義後主襄陽天甯夏均父倪爲請疏其略云無復

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爲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云吳元中丞相之弟名敘字元常亦能詩有水竹清瘦霜松孤之句除南京敦宗院教授未赴忽棄官爲僧法名正光歷住萬年國清諸刹晚主衢之烏巨寺一子亦早夭其婦守志不嫁光年益老感疾婦必躬造飲饌以進積久不懈後元中丞相薨當家無人其祖母韓夫人奏元常乞歸故官詔許之元常迄不就凡住名利四

十年而終

天生對

前人記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爲的對紹興中馮

侍郎

檝

羅侍御

汝楫

在朝或戲爲語云侍郎侍御檝汝

楫無能對者時范檢正

同

陳檢詳

正同

俱爲二府椽屬

徐敦濟

康

續云檢正檢詳同正同時以爲天生此對也

唐重氏族

唐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本惡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自矜地望乃更以皇族爲首是亦自矜隴西著姓

也然魏徵房元齡家皆盛與山東諸族爲婚由是舊望不減至顯慶中許敬宗等又升后族爲第一等於是益尙門閥諂諛之徒不稱人以官而呼之爲郎猶奴之事主蓋當時門第高者以此名爲貴重宋廣平呼張易之爲卿天官侍郎鄭杲謂宋曰中丞奈何卿五郎宋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楊再思爲宰相而呼張昌宗爲六郎安祿山兼三鎮節度使而呼李林甫爲十郎裴恆之子勲至呼其父爲十一郎明皇不以天子爲貴而自呼爲三郎而當時獻五角六張



賦者亦呼其君為三郎流弊可駭如此

梁谿漫志卷第十

宋

費

袞補之著

陸鴻漸為茶所累

人不可偏有所好往往為所嗜好揜其他長如陸鴻漸本唐之文人達士特以好茶人止稱其能品泉別茶耳所著書甚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然世所傳者特茶經他書皆不傳蓋為茶經所揜也鞏縣有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

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鴻漸嗜茶而終遭困辱嗜好之弊至此獨不可笑乎

### 范信中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負才豪縱不羈家始饒給從其叔分財一月輒盡之落莫無聊賴欲應科舉人曰若素不習此奈何范曰我第往卽以成都第二名薦送益縱酒遂毆殺人因亡命改姓名曰花但石蓋增損其姓字爲庾語遂匿傍郡爲園丁久之技癢不能忍書一詩于亭壁主人見之愕然曰若非園丁也贈以

白金半笏遣去乃往稱進士謁一鉅公忘其人鉅公與語奇之延致書室教其子范暮出歸輒大醉復毆其子其家不得已遣之遂椎髻野服詣某州持狀投太守翟公思求爲書吏翟公視其所書絕精妙卽畱之時公巽參政立屏後翟公視事退公巽前問曰適道人何爲者翟公告以故公巽曰某觀其眸子非常人宜詰之乃召問所以來范悉對以實問習何經曰治易書翟公出五題試之不移時而畢文理高妙翟公父子大驚敬待之已而歸南徐寘之郡庠以錢百千畀州教授俾時調其

急闕且囑之曰無盡予之彼一日費之矣頃之翟公得教授者書云自范之畱一學之士爲之不甯已付百千與之去不知所之矣未幾翟公捐館於南徐忽有人以袖掩面大哭排闥徑詣總帷闈者不能禁翟之人皆驚公巽默念此必范寥哭而出果范也相勞苦畱之宿天明則翟公几筵所陳白金器皿蕩無孑遺訪范亦不見時靈幃婢僕門內外人亦甚多皆莫測其何以能攜去而人不之見也遂徑往廣西見山谷相從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所攜翟氏器皿盡貨之爲山谷辦後事已而

往依一尊宿忘其名師素知其人問曰汝來何爲曰欲出家耳能斷功名之念乎曰能能斷色慾之念乎曰能如是問答者十餘及遂名之曰恪能居亡何尊宿死又往茅山投落託道人卽張懷素也有妖術呂吉甫蔡元長皆與之往來懷素每約見吉甫則於香合或茗具中見一圓藥跳擲久之旋轉於棹上漸成小人已而跳躍於地駸駸長大與人等視之則懷素也相與笑語而去率以爲常時懷素方與吳儲侔謀不軌儲侔見范愕然私謂懷素曰此怪人胡不殺之范已密知之矣一夕儲

侷又與懷素謀懷素出觀星象曰未可范微聞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秘藏遁甲文字在金陵此去無多地願往取之懷素許諾范既脫欲詣闕而無裹糧湯侍郎東野時爲諸生范走謁之值湯不在其母與之萬錢范得錢徑走京師上變時蔡元長趙正夫當國其狀止稱右僕射而不及司空左僕射蓋范本欲併告蔡也是日趙相偶謁告蔡當筆据案問曰何故忘了司空耶范抗聲對曰草茅書生不識朝廷儀蔡怒曰嘻笑曰汝不識朝廷儀卽下吏捕儲侷等獄具懷素將就刑范往觀之懷素

謂曰殺我者乃汝耶笑曰此朝廷之福爾又謂刑者曰汝能碎我腦蓋乃可殺我刑者以刃斫其腦不入以鐵椎擊之又不能碎然竟不能神卒與儲侷等坐死洎第賞范曰吾不能知此湯東野教我也遂急速湯湯惶駭不測其由既至白身爲宣德郎御史臺主簿范但得供備庫副使句當在京延祥觀後爲福州兵鈐其人縱橫豪俠蓋蘇秦東方朔郭解之流云

### 投水屈原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稱

屈守怒曰若爲士乃敢爾爲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唱  
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  
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層音汝之不學明矣顧  
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姓流俗  
皆如字呼而屈原屈字乃九勿切史君嘗研究否守慙  
而釋之

### 祠廟之訛

祠廟之訛甚多彭郎小姑固世所共知其最可笑者鄴  
中有西門豹祠乃於神像後出一豹尾春陵有象祠乃  
塑一象垂鼻輪困流俗之無知亦已甚矣

### 伏波崔府君廟

後漢馬文淵路博德皆嘗爲伏波將軍又皆有功於嶺  
南海上有伏波祠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東坡作碑謂  
兩伏波均當廟食政和中因修九域圖志以睢陽雙廟  
爲例令祀兩神蓋義理當於人心雖是時正諱東坡議  
論而亦不能廢也紹興乙卯董令升舍人莖爲吏部郎  
以嘗持節廣西乞兩廟封爵一等詔從之然不知政和  
來竝建廟以前竟孰當此血食也磁州有崔府君廟邦

人嚴奉之京師北郊亦建廟 中興駐蹕臨安加封眞君築祠西河上像設尤嚴或以其神爲崔子玉非也神乃唐正觀中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史有惠愛於滏陽後爲磁州民爲立祠歿因葬其地 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詔曰眷至靈祠本於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沒司幽府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

臨安旌忠廟

紹興初張楊郭三大將建永樂三侯廟于臨安柴垛橋之東賜額旌忠各有封爵三侯者高將軍名永能程閣使名博古景崇儀名思誼高西州人世總藩落邊人賴以安程河南人文簡其諸父也世業儒獨程以材武奮景普州人其大父訥有將材西人畏之永樂之役徐德占拔一時名將以行故三侯皆被選程首與虜戰歿高以策不用知必敗以弓絃絕頸死景入說賊被害舊廟建于延安之虜施縣有古雍施巨濟所作記云然今臨安新廟無復此碑而故老猶能誦其略三侯旣廟食西

邊每王師與虜戰屢施陰助諸將來東南討方臘亦著靈異故相與作廟于臨安廟初成有匠者醉溺于庭立死時時有三蛇出沒殿廡或行庭下大者長尺許鱗鬣齒爪悉具通身小方勝如金色其次長八九寸又其次稍小自首至尾其脊皆有金線身紋盡同惟次者尾稍秃天宇晴明變化數百往來遊戲於庭卉芭蕉間或緣幡而上近歲乃不復出人或謂爲陝西三龍王蓋三侯以節死其英魂忠魄變幻飛潛無所不可東坡銘張龍公云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有基也

二相公廟乞夢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于舉子問得失尤應答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間先大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舉巍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憤悶

學海類編  
失意私念二相之靈不宜有此沈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謔如此哉

蜀僧東明寺題詩

蔡元長南遷道出長沙卒於南城五里東明寺遂草殯于寺之觀音殿後有蜀僧遊方過之慨然因題詩于壁曰三十年前鎮益州紫泥丹詔鳳池遊大鈞播物心難一六印懸腰老未休佐主不能如傳說知幾那得似畱侯功名富貴今何在寂寂招提一土邱

梵志詩

山谷以茅季偉事親引梵志翻襪之句人喜道之予嘗見梵志數頌詞朴而理到今記于此其一曰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卻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換面又曰多置莊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又曰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原來心自喜又曰眾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謾口中佯念佛又曰世無百年人強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



手笑又曰勸君休殺命背面彼生嗔吃他他吃汝循環  
作主人又曰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  
下較些子又曰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  
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卽與讀空飯手捻鹽亦  
勝設酒肉

王虛中

王虛中名曰休龍舒人早爲太學諸生傳注經子數十  
萬言然不利于場屋晚以特奏名廷試不用條對式但  
如科舉答策坐是竟不得官獨好佛著淨土文直指西

方淨土慧辨了然觀者起敬或自力或勸人哀金走建  
安刊淨土文板逾二十副願力洪深修行尤精苦諷誦  
禮拜夜以繼晝館於廬陵某通守家一日謁通守謂之  
曰某去矣以後事累公通守愕然虛中乃著白衫詣佛  
堂合掌念佛頃之立化于植木矣傾城縱觀累日不能  
渴通守亦明眼人乃命具棺指虛中謂人曰先生平時  
照了諸妄坐臥自如今請先生臥卽舉而入棺予舊見  
建安陳應行李陸道此後訪南北山雲游諸僧欲問其  
歲月并通守姓名漫無知者記其大略如此

學海類編 九 言近  
惠歷寺輸藏

臨江軍惠歷寺初造輪藏成寺僧限得千錢則轉一市有營婦喪夫家極貧念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收拾隨聚隨費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嫁有日矣而此心眷眷不能已遂攜所聚之金號泣藏前擲金於地輪藏自轉合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云

江東叢祠

江東邨落閒有叢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寢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

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聚謀曰吾儕爲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爲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儻因成吾事當以錢千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殽舉飲啖之斯須則僞爲受械祈哀之狀庶印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金翌日果復來廟廷袒裼叫嘯極口醜詆不可聞廟傍民大驚觀者踵至少年視神像前方祭賽羅列卽舉所祀酒悉飲之以至殽饌無子遺旋俯躬如受繫者扣頭

學海類編  
謝過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竅皆流卽仆地死里人益信  
之卽日喧傳傍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繪繕極嚴巫所得  
不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寘毒  
酒中殺其人捕治引伏魁坐死餘巫分隸諸郡靈響遂  
息

作賦贖罪

舊傳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于僧舍主僧出諸生  
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欲治其罪滕公爲丐免守  
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如能爲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

卽口占其詞曰僧旣無狀犬誠可偷輟藍宮之夜吠充  
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難回  
願免之頭守大笑卽置不問今人相傳爲口實紹興初  
予妻之祖強公叔章通守黻爲臨安錄事參軍時予祖

母之弟陳公宗卿侍郎

之淵

爲府學教授適學帑被盜

邏者夜搜溝中而所盜金在焉府學生黃其姓者立於  
傍遂錄送府繫之獄生自辨數然蹤跡頗疑似強公與  
府司戶毛季中謀曰行之則汗辱士類爲學校羞矣因  
引滕公作賦故事言于府乞俾之試府主張公如瑩尙

書澄許之俾詣都廳試以取傷廉爲題生倉皇不成文強公潛代爲之其一聯云門人竊屨何傷孟子之賢同舍誣金始見直生之量張公見之喜卽於賦後判云黃某盜金情狀頗著曹官試賦文理稍佳免送所司押歸本學聊從五等薄示諸生遂以付學陳公以陰縱之以此見前輩之盛德持心皆近厚也

俚語盜智

俚語謂盜雖小人智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笑然盜之姦詐實有出人意表者可誅也高郵民尉九疾足善走日

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樹不能止爲盜浸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闐闐日則張食肆夜則爲盜一日晨起方坐肆閒有道人來食湯餅食已邀尉至閒處呼爲師父且拜之尉訝曰何爲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師下遠甚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偕師行庶憑藉有所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卽馳去逮夜尉張燈閉肆怒其僕執事不謹毆之僕紛拏不服乃呼邏者廂官俱擊之須翌日送郡尉密謂邏曰吾與若厚且家于此必不竄若姑縱吾歸明當復至也邏許之尉得釋

卽逾城至二百里至楚城外皦皦方二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見喜甚尉自屋入窗約道人伺于外旣入其室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溢目卽以百縑擲出道人分兩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窗出道人思天下惟尉爲愈己不如殺之卽拔刃斷其首隨墜地視之則紙所爲也尉由他戶復馳歸高郵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負重行遲爲追者所及執送楚州獄自首與尉同爲盜狀州爲檄高郵高郵報云是夕尉自興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爲盜也道人終始墮其計卒自伏辜尉狡險萬端有術以自衛

屢爲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凭茶几閱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縑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吾事而肯饒舌邪其人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于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覩彼若有術可竊則真黠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或左或右漸久漸疏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妄人果給我卽入房將索飯則其室虛矣

近見費補之袞梁谿漫志紹興閒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上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尙書晏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闋二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予字畫殊傾欵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閒不解書晚年乃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次子樞密承旨帶御器械以二詞石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

學海類編  
字不同耳昔人有競病之詩及塞北烟塵之句雖皆可  
稱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蘄王之曠達者也中元日四明  
樓鑰書

右費君補之所著梁谿漫志十卷予頃在戊申之  
歲見其副於都城則知愛慕之今年春補之以書  
來曰吾成此書勤亦至矣欲廣其傳而力不逮子  
爲邑子暇盍爲我圖之予曰是我心也乃命工刻  
之縣齋而誌其後曰夫鳳凰芝草賢愚皆知其美  
瑞補之之書不待予贊而傳也若自時厥後近自  
京邑遠及遐徼家藏此書人挾此策則當自丹揚  
始嘉泰改元中秋晉陵施濟書

此處有十餘行文字，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其內容應為正文，按傳統格式排列。





